

觉

I

醒

提取

EXTRACTA

[英] R.R.海伍德 —— 著 陈磊 —— 译

Extracted Trilogy Book 1

时间线被扭曲了，相互叠在一起。
很难知道谁在哪里，或者说，谁是什么时候的谁。

Extracted Trilogy Book 1

觉
I
醒
提取

EXTRACT

CTE

[英] R.R.海伍德——著 陈磊——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觉醒. I, 提取 / (英) R.R.海伍德著; 陈磊译

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500-3209-5

I. ①觉… II. ①R… ②陈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
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6495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9-0002

Extracted

Text copyright © 2017 by RR Haywood All rights reserved

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copyright © 2019 by Beijing HongTaiHengXin Culture
Communication Co., Ltd

Co., Ltd., arranged through AMAZON CONTENT SERVICES LLC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
电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名 觉醒 I 提取

作者 (英) R.R.海伍德

译者 陈磊

出版人 姚雪雪

出品人 连慧

责任编辑 胡艳辉 陈园

策划编辑 李艳 王萌

封面设计 力瑛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 12

字数 260千字

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

印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00-3209-5

定价 49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9-6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----- | 提取
2061
2015
1943
2020

序

2061年，数字所有权的年代，无形产品的财产意义重大，但消费者们依然想要有形商品。他们依然想要购买有形物品。他们上网，详细阅读可供挑选的商品范围，然后购买，其余的则交给零售商。

那些站在技术前沿的零售商们，会运用无人机，以及由超级电脑管理的先进物流网络。他们的优势在于将货品从库房送往收件人手中，尽管他们已经取得了这样先进的技术，在将货物从A地运往B地时，还是不得不依靠有形运输工具，这需要花费时间，而时间就是金钱。

那些零售商和技术公司所投资的研究有许多不同的名称。但不管使用何种称谓，他们希望的都是能实现远距传动，以及瞬时之间将一件货品从生产商处运到消费者手中的能力。

这种技术如果能开发出来，应用于瞬时运送货品，那么假以时日，随着研究和理解的深入，它也可以应用于人类活动领域，实现瞬时旅行。

当然了，问题在于远距传动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它是虚构的产物，是天方夜谭，是异想天开。理论科学可以随心所欲地创立理论，但它现在不会，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现实。每个人都知道拿自然界的基础法则胡闹的危险性。任何一个曾经读过流行科幻读物的人都明白，会造成什么样的错误。因此那些公司声称，仅仅只是在研究和发展理论，他们声称是在为假设的未来未雨绸缪，因为远距传动是不可能实现的。那是一项虚构的技术，不存在，而且永远也不会存在。

随之而来的是一声耳语。源头未知，但却蔓延开来，传遍了情报界。有人已经做到了。有人造出了一台设备，但目的并非远距离运送货品。那台装置的目的在于，运送货品和人穿梭空间和时间。

时间旅行。

人们的目光纷纷转向零售商和技术界的巨头。但直到最后，他们都坚称毫不知情，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讶异。

虚拟世界开始密布先进的侵入式代码，其编写目的是为了监控数十亿计的社交网络账户，以及任意形式的书面和口头词汇。这些当然是在秘密中进行，因为这种事永远都不能透露给普罗大众知道。

搜寻工作拉开序幕。猎捕展开，但并没有确定的方位，没有起点，他们是在一片漆黑之中，于一片足有一颗行星那般浩瀚无际的汪洋上，靠几根鱼竿钓鱼，还徒劳地期许着能钓到水里唯一的那条。

2046

他低头看到自己近乎赤裸的身体，想着是否应该脱掉平角短裤，赤身走入海中，这其中所蕴含的象征意味，同他想要维持标准的想法起了冲突。他觉得裸身赴死并不是他心所愿，于是抬头看向镜面般映照出满月的大海。头顶繁星点点，数量如此之多，光芒如此闪亮。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，安宁、惬意。他将信放在锃亮的黑色商务皮鞋上整齐叠放的衣服上，沙子在脚趾间轻柔涌动。

是时候了，是离开的时候了。

控制力俱已丧失，自尊心和自豪感占据上风，但这一切都源自于他自己的行动。现在他必须付出代价，而他选择此种命运，才能最好的造福于他的家庭。

“好了，”罗兰喃喃自语，紧张地拍拍大腿两侧，“可以了，好了。”

他依然在等待，无法迈出第一步。思绪急切地搜寻理由，好再待一会儿。他环顾四周，查看自己的衣物，以及仍旧放在原处的那封手写的信。如果起了风，把信吹走了怎么办？应该不会。天气预报说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晴天。他弓身理了理那堆衣服，将鞋子拿出来，放在信纸之上。又调整了一下，以确保信纸放在显眼位置。接着又理了理，调整了两只鞋之间的间距。他是该用一只鞋压住信纸，还是两只鞋都用上呢？一只鞋放在衣服下面，另一只放在上面怎么样？这样放会有区别吗？会在后来被分析为认知功能最终丧失吗？

专家们会判定，他将一只鞋放在上面，一只放在下面，然后穿着高级平角短裤走进大海，是完全发疯的行为吗？

在这一刻，鞋子的放置变得极其重要。这是他作为人类的最后行为，需要合宜。一丝困扰闪过，各种念头纷至沓来，淹没了他的思绪，他想着每一种调整在之后看来会有什么样的意味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甚至想把信放在一只鞋中，但接着又担忧鞋子会被某人偷走。

“老天哪，”他低声说着直起身，双手颤巍巍地将暗色头发按平，贴在脑壳上。他重又低头看向鞋子，皱着眉头，按捺住留下来继续调整的冲动。

他果决地点下头，坚定决心。他是英国人，他要走得体面，坚决沉着。第一步沉稳结实，像一个重获控制力的人，一个锐意进取，创造自己未来的人，尽管那未来十分有限。

跨越绵软沙滩的短短路途似乎用了几个钟头之久，但紧接着，它还是同所有事物一样，需画上终点。当他的左脚滑入清凉的海水之时，大颗泪滴从他眼中淌落，垂挂在脸颊上。他双唇颤抖，双腿开始发软。一阵战栗沿着脊背攀爬而上。思绪不顾一切地狂乱旋转。视野关闭了，心跳声犹如雷鸣。他的呼吸变得短促、浮浅，几乎气喘吁吁。

他继续往大海更深处前进，直至有水花溅上他的膝盖、他的大腿、他的腹股沟、他的腹部，随着浪花的每次拍打，他的眼泪也落得更快、更多，他害怕得小声呻吟起来。为了家人，他得这么做。

为了他们，他必须这么做。

“别走。”

在海滩的寂静之中，那声音显得刺耳，激得罗兰心中一阵愧疚。他在齐胸深的水中转过身，凝望着沙滩上那个孤单的身影，那影子沐浴在蓝色之中，周围是一片闪着微光的四方形的荧光区。

“是你吗？”男人激动地高呼。一个陌生人，但他身上又有某种熟悉之处，他的声音，还有站立的方式。

“我认识你吗？”罗兰问道，他的眼神在那奇怪的光线和男人之间游移。

“是我……”男人饮泣吞声说。

“我……我不认识你。”罗兰结结巴巴地说道，脑海中急切地想要理出个头绪。

“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男人停下话头，衣服也不脱就走下大海，朝罗兰走来，“出错了……我……我把它弄坏了……”

“我不认识你，走开。”罗兰说着慌张地继续往深处走去，但那男人身上有某种东西，他的声音和行走的姿态中有某种东西。哀伤的语调，情绪，都不和谐地让他觉得熟悉。

“我把它弄坏了……我……别……求你，别走……”

眼前闪过一幅不可思议的画面，一幅拼错的拼图。那感觉就像是看到一对身穿不同衣服的双胞胎。宛如看到某种大脑无法处理的事物那般，视线颠簸起来。

罗兰吓坏了，惊骇万分。他步入海中，怀揣着此举所引发的所

有感情，准备赴死，但这些所带来的恐惧都无法与这个朝他走来的男人相提并论。这男人面孔上的每一个线条中都蚀刻恐怖与凄惨。他也是个年轻男子，从他的下颌轮廓、发际线、发色、走路的姿态、声音，都可看出。

罗兰感到腹部猛地一沉，很快地意识到某件不可能发生的事。他摇摇晃晃地向后退，双手拍打着海面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一眨也不眨。

“不……”罗兰小声呻吟着，快速冲向那光芒闪耀的蓝色方形区域，接着到了那男人身边，他如此地了解他，但并不是作为一个男人的他。而是作为一个孩子。他认识的孩子，他自己的孩子，在家里穿着有泰迪熊图案睡衣的孩子。

“我把它弄坏了，”男人呜咽起来，“我需要你……帮帮我……求求你，爸爸……”

1

2015

“史蒂芬，”本冲楼梯上喊，“史蒂芬？我得走了……”他看一眼手表，接着抬头小声嘟哝一句，说自己要迟到了。“史蒂芬？”

“哈？”他走进卧室时，她将电话丢在床上。“你要走了？”她迎上前去，一边问，一边突然绽出微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眨着蓝色眼眸。湿湿的头发从她纤细的肩头垂落，一条湿透的毛巾紧紧裹住她的胸脯。

“对，”她凑过来亲吻时，他应声又看了几眼手表，“今晚我可能要晚些——”

“你说过了。”她打断他的话头，只倾身一啄，以免湿漉漉的身子压到他的衣服。

“是吗？”他问话间腰身弓向前方。

“地下？电刑？”她说着重重新抬起头，先是盯着他，接着眨眨眼，然后迅速移开目光。

“我什么时候——”

“昨晚。”她用那个灿烂的微笑打断他的话，迅速拉下毛巾，赤身站在那里。

“该死，”他咕哝着看向她完美的胸脯，然后向下看到她颀长的

双腿。她迎上前来拥抱，他鼻腔中灌满洗发香波、护发素、除臭剂和乳霜混合而成的女人味。他嘴巴探寻到她的脖颈，向下一路亲吻到她的肩膀。她发出愉悦的呻吟，但却抽开身。

“你的火车，”她说张着一只手掌搭在他胸膛上，“你会误点的。”

“那就误点好了。”他露齿笑着说。

“别，”她大笑，“快走吧……去赶火车……”

“你已然点燃了我的兴致。”他伸出手，可她已经抓过浴巾，一下子就灵巧地裹住了身体。

“你能忍住的，”她说闪着过一丝笑容，这时她放在床上的电话震动起来，她快速走过去，用拇指拨弄着屏幕，转过身。这明显是一份邀约，邀请他从她身后凑上去，继续亲吻她的脖颈，也许还能偷偷瞄一眼电话屏幕，不过他双手刚搭上她的腰肢，她便挪开身子，挂掉电话看着他。“本，你会误了车。”

“我不在乎。我们可以像昨晚一样……”

“我说了不行。别犯浑了。”

“呃？”听到她严厉的语气，他停了下来。

她转身走到梳妆台前抓起梳子。“我痛恨别人摸我。你知道的。”

“摸你？你拉掉浴巾……”

“要是在法官面前，可以控诉你强奸犯了。”

“这该死的……”

“别冲我说脏话，本。”

“啊，那么，”本露出歉疚的微笑，一只手挠着后颈，低下头，抬起目光看向她。

“哦，别，”她厉声说着，气冲冲地对他摇头，“别来这一套。”

“哪一套？”他问。

“一边说‘啊，那么’，一边用手挠脖子。听着，我要迟到了，”她气鼓鼓地说，“今晚再见。”

“史蒂芬，等等……”

“我说了今晚见。”她厉声说。

“好，好。”他后退着，因为情绪突然转换而感到不快。她近来常常这样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们正筹备一场婚礼，且两人都在城里做着要求很高的工作。他走下楼梯，在门口停下脚步。他的脸写满忧愁。现在就算她的欲望很强烈，但她已经发怒，而且一旦争论起来，他二人都有迟到的危险。有时候，最好把事情搁置一边。“那今晚再见。”他轻声对楼上说。

“好的，本。”她用恼怒的口气大喊。

他叹口气，走出门。他驾车到达火车站，停好车后，冲上靠近报刊亭的站台，看到火车头从铁轨尽头开进视线时，他骂了一句。

“本。”

他四处张望，看见是茱蒂丝端着一只一次性的大杯子从报刊亭窗口探头出来。她和善地笑着，脸上满是皱纹，顶着一头灰发，眼神闪烁。“今天早上你来晚了。”

“是啊，太赶。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……”他说着接过杯子，一只手伸进口袋。

“明天再给我钱好了，”茱蒂丝说着招手和他道别，“会误车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茱蒂丝。”

“史蒂芬快到了吧？”本穿过站台时，茱蒂丝大声问。

“对，现在应该在吹头发，我想。”

“那我给她准备一杯，等她。”

“谢谢你，茱蒂丝。”

“嘿，亲爱的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能帮我付一下咖啡钱吗，我差

点误了火车。茱蒂丝说她会给你准备好咖啡，等你。亲亲。”

他按下“发送”键，为四十五分钟的车程做着准备，不过几秒钟后手机就震动起来，提醒史蒂芬的回信到了。

“好的。”

他注意到回信与从前的不同，缺了亲吻符号，也没有任何亲昵的话语。这样的情况已持续有一阵子了，这更增添了他的不适感，就像一种烦人的感觉萦绕在他脑后挥之不去。当某人对你失去兴趣时，你会觉察出来。比如拥抱缺失、接吻时她睁着眼。她有了别的情人。现在他知道了。不是因为任何占有或不安的感觉，只是因为将所有证据汇总起来，得到了一个有逻辑的推论评估。那人应该是她老板。史蒂芬以前就对他评价很高，而且说起过他平时总是多么的冷酷。本对那些话并不介意，但他确实注意到了，当她突然之间不再经常谈论那人的时候，那也正是她的爱恋停止，坏脾气开始的时候。她表情的微妙变化，还有她一直用的香水，她曾告诉过本，说她的老板是多么的喜欢。这一类的小事情，许许多多的小事情，但这正是本所做的。他将小事汇集起来，加以思考，找出合乎逻辑的结论。唯一的区别在于，此事有关于他的生活，并非保险理赔。他不曾有过任何表示，因为他担心听起来像是醋意满满的控制欲变态狂，为此他感觉糟透了，嗓子里像是系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结。

他曾问过史蒂芬一两次，问她哪里出了问题。她说她没事。他甚至问过她，只有一次，问她是否还想结婚，但她勃然大怒，让他别再患得患失，贪得无厌。

奇怪的是，直到昨天晚上，他才最终意识到，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昨晚他们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做了爱，但那不一样。非常不一样，是在凌晨时分，他醒过来，发现她的手放在他的下体，她的嘴巴在他的耳畔。

“要我。”她近乎愤怒地要求道。

本翻过身，开始亲吻她的脖颈，但却被粗暴地推开。

“我说要我，”她嘟囔着用手指耙过他的肩膀，同时要求他用劲儿动作。很快便结束了，接着她抬头凝视着他，月光从百叶窗滤进来，过了很久，她才翻身直接睡了。她变了。她是如此的愤怒，看起来也似乎充满怨恨。本都认不出她了。

他们住在伦敦郊外。距离上说近吧，房价确实高得令人震惊；说远吧，也可以被归入伦敦周边各郡的范围。

四十分钟后，他快速跑下站台，慢跑横穿繁忙的街道，感觉血管中灌满了咖啡因。

“早啊，本。”当他推开大门，跑步横穿贴有瓷砖的地板，冲向电梯时，前台接待员和他打招呼。

“你好，特蕾西。”他招招手喊道，然后跑完最后几步，冲进挤得满满当当的电梯，一位身穿西装，梳背头的黑发男人帮他把着门，冲他点点头，让到一侧好让他进来。本的公司六楼，帮他把门的小伙子一直到电梯门在五楼合上依然还在。

“您去哈洛斯？”本礼貌地问。

“对，”那男人用和本一样的礼貌方式回答，并且通过异常文雅的语气和非常良好的教养，将礼貌等级提升了几个层次。“您在那高就？”

“是的。我叫本·卡尔肖特。很高兴见到您。”本说着伸出手。

“幸会幸会，卡尔肖特先生。您担任什么职位？”

“保险调查员，”本龇牙咧嘴地说，好像那是一件坏事情。每个人都有一段与保险公司打交道的不愉快历史，被剥削、不付款之类的。“不过不是损失理算员，”他又立即补充说，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会将这两种角色混为一谈。

“啊，非常有趣。”那男人说着，盯着本的牛仔裤和解开领口的格子衬衫看了许久。

“我今天要去现场调查，所以没穿正装，”本解释说，“您过来开会？”

“确实如此，”他以完美无缺的礼貌方式说，这时候门叮的一声打开。“幸会幸会，卡尔肖特先生。”他走出去，迈着自信的步伐径直走向前台。本看了他一秒，想要弄清楚这人是谁。他穿的西装很昂贵，剪裁精细，但其中有某种东西看起来显得不相称。而且也很少有人会来参加面对面的会议。不用说Skype网络电话，电话会议和邮件用起来都很方便。他将这事抛之脑后，看一眼手表冲进办公室。

“早啊早啊，”本急忙冲进已经坐满的会议室，“我迟到了吗？”

“刚好，”老板说，“去端杯咖啡。”

“还有其他人要吗？”本环顾四周问，看到的都是摇头，大家都端起杯子，表明自己已经倒过了。

本端一杯咖啡，从篮子里抓一只羊角面包，然后坐到圆桌旁，开始周一晨间举行的每周一次的例会。老板坚持要用圆桌，因为她称，用方桌的公司会导致不必要的阶级和等级结构，引发分化。圆桌意味着，任何人都可以坐在任何位置，而且一般都是老板第一个来，这就是说，她每一次都可以选择不同的位置就座。聪明女人说的就是老板。

本知道还有时间吃面包，他擦掉衬衫上的面包屑，等待着自己的发言时机。这时候大块头托德幸灾乐祸地笑着冲他挤挤眼。本也冲他快速比一下中指，轻笑着回应。本喜欢托德。实际上他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。老板招人时很谨慎，就和她挑选会议桌时一样。

“本，”老板说，“上周火灾的调查有结果了吗？都搞定了？”

“是，报告都写好了。”

“总结一下？”她问。

“啊，”本做个鬼脸，“乡间大宅，价值不菲。妻子、丈夫、两个孩子和两只狗。财政危机。丈夫的公司泡了汤，由此引发收入丧失。这就意味着，他们不可能买得起最新款的切斯特菲尔德沙发放进客厅。妻子在现有的沙发上放了火，我估计……”他停顿一下，举起钢笔，以达到强调效果。“我估计她一开始只是想烧掉沙发，但接着却起了贪心，认为如果损坏物品再多几件，她也可以为它们进行索赔……所以她才会在大冷天里打开窗户……”

“为了让火苗燃得更旺。”有人喃喃自语。

“正是。一支烟被扔在烟灰缸，掉了出来，滚过防火材料，掉在精心摆置在地上的大幅报纸上……火焰燃起……将整个房子烧了个稀巴烂，还烧死了狗……”

“呸，”托德说，“好一个贱人。”

“哦，她可冷血了，伙计，”本对他说，“就像库伊拉·德维尔，只不过更缺乏人性。”

“有助燃剂吗？”老板问。

“头一天刚给木地板打了亮光漆。”本说。

“火势猛吗？”

“非常，”本说着露出一个老板再熟悉不过的表情，“毁灭了一切证据。”

“明白了，”老板说着冲他皱起眉头，还叹气加以强调。“那就开始吧，”她说着又露齿一笑补充一句，“从你脸上的表情来看，我知道你已经有头绪了。”

“啊，这个吗。”本说着露出一个苦笑，一只手撑在后颈，低下头环视四周。

“他这就开始。”托德大笑着摇摇头，其余人也都轻笑起来。老